

洞
云
第

綱鑑纂卷之四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秦紀

附列國按綱目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今故依例分註列國君名年號於甲子下後非正統倣此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用商鞅以利而致富疆廢井田開阡陌莊襄城周三年而亡

綱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是歲秦亡呂政代

秦伐魏

魏

公子無忌率

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函谷關名在秦地

○鑑時

蒙驁帥師伐魏

魏

蒙驁齊人

蒙武之父蒙恬之祖也

魏師數敗魏

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

信陵君即公子無忌

信

公孫無忌

毛公薛公說信

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

秦自昭襄以後未嘗敗岷唯無忌兩破秦軍其後黃歇亦合五國伐秦乃至函谷而敗走則無忌固戰國之鋒鋒者

綱鑑

秦始皇

陵君

信陵君
趣駕還魏

信陵君
帥五國

敗驚於
何外

山東之
得志有

三
縮高不

從政倖
之命

縮高全
父子之

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天梁魏地夷先王之宗廟公

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日促以為上將

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

陵君帥五國之師敗驚於河外河外謂陝華二州河外者河南岸也魏州地

劉友益曰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

口并書之則亦與秦而已矣

信陵人縮高之子位秦守管管縣名屬滎陽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攻

管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帥十萬之師以

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

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



縮高無
遠人臣
之義
問縮高
不從攻
管之命
安陵君
不廢太
府之憲
信陵君
之避舍
縮素何
如

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

辭反必為國禍反還報也言使者以辭還報信吾已全已無遠人臣之

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惠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編素

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下南湖曰

縮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於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五月秦王薨其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

時政年十三矣

○頴濱蘇轍嘗謂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信哉言乎

胡致堂曰

自呂不韋之策用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孝文立三日而薨莊襄立三年而薨何其遽也不韋能以其子

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要之孝文莊襄蓋死於穢也第其計謀逆私人莫得而知矣

○後秦紀

○始皇帝各取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恃富彊滅六國并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二

世而亡

秦鑿涇水為渠

渠成萬世之利

綱乙卯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秦**鑿涇水為渠○**目**初**韓**欲疲

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閘於**秦**鑿涇水為渠**秦**覺欲殺之國曰

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閘之

水溉易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綱丙辰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趙**王**薨**廉頗奔**魏**○**目**趙使廉

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

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破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

報曰廉將軍尚香飯然與臣坐垣之三遺矢矣

矢與屎同言坐不久而大便不禁者三甚形容

其老病不堪用

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

人

以趙士卒訓練有素

尋卒於

鑑

丁巳

秦王政三楚十九燕十二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一十一年

趙王

以李牧為將伐燕

取武遂方城

古二邑各今順天真定府是也

李牧者走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

名縣

在代地故

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莫音幕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為

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

盜表也舉烽火以為信也

多間諜

間視也左傳謂之謀

今謂細作益走報軍情飛泄密事之人也

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

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檻

檐音擔檻音監胡各也

可奴不
敢近趙

破東胡單于解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單于匈奴天子之號

丁南湖曰

李牧用兵遲焉若懦退焉若怯而養成三軍之勇可謂以全取勝矣是故始驅匈奴中而攻燕將而擊齊所向皆克

此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奈何趙王遷之闇劣也郭開之讒一入遂乃斬牧而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所惜者牧耳

綱庚申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楚趙魏韓燕合從以伐秦至函谷

五國攻
秦不克

皆敗走○目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皆從長

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書法

不書秦師出何見五

田文何

國之師自敗然則田文何以獨得志曰文初脫虎口志在復讎當是時以之入秦可也豈黃歇輩所能辦哉

綱楚遷于壽春

古邑名

○目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

攻者踰黽阨

塞

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墓

亡不能愛許

即許昌

鄢陵

邑名

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

前楚畏秦而遷于陳此復畏秦而遷于壽春然不及數年卒為秦并蘇軾所謂畏敵遷都未有能存者實至論

日閼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

綱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

秋九月秦嫪毐音勞作亂伏誅夷

三族秦王遷其太后于雍口目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

客茅焦請諫王大怒趣召鑲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臣聞有生者不諱

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

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黷二弟遷母於維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

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

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

茅焦解衣伏質

書進

之方也

太后與呂不韋私通恐事覺及禍乃

發明

上書嫪毐作亂伏誅下書遷其太后於雍

則太后之遷為有名而非芋氏無罪之比矣芋焦進諫復為男子綱目削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嗚呼嚴哉

陳潛室曰

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離宮所以

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

奪之食若茅焦者其亦幸免哉

吳師道曰

太史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

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郭大有曰

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

之名愚謂嫪毐毒漬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人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名哉焦化暴主使母子復全

其敢諫雖可取

立言則非矣

同楚

王完薨盜殺黃歇口

目時定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

李園進
妹於春
申君

進之匹眾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圍使妹說春申

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

長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

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

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

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名悍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

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果先人伏死士於棘

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蘇下古史曰黃歇相楚王而以已子盜其後雖

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擢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近于

載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大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使之俱斃豈區

區朱英所書法不稱楚相能為哉以自禍不足以相人國矣

秦始皇

五

綱甲子秦十楚幽王悼元燕十八魏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李斯諫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復召故官遂除其令○鑑時賓客日盛

逐客

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去耳請一切逐之於

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秦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戊山余者其先春秋宋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時

遊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不豹自晉奔秦左傳○晉文公孫支即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求於晉未詳或曰亦岐州

人時遊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

四君皆客之功

國從昭王得范雎彌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澤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黔首以其頭黑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

也藉或作借謂以兵假借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書書召

復故官何議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皆亦李斯也

更臣斷曰嗚呼李斯逐客之書其始皇兼并之基乎然愚以秦之逐

飛實真客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辯別淑慝且坑

儒焚典導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川宜乎二世而亡噫

客固不負秦斯實負秦矣

綱丙寅秦十二楚二燕二十魏秦呂不韋徙蜀百殺不常恐誅

胡致堂曰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諸之也不知其

大賈生賈心

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莫賈生敗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柏

醫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

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之所謂聞者其呂于乎于謂不常先滅周次滅其惡豈但若所謂聞者色取仁而行遠也

韓遣使稱藩於

戊辰 秦十四楚四燕二十二魏十二 **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

秦韓非

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

刑名法韓非

王不能用於是非韓非作說說者稅言逆 **孤憤** 言孤臣不 **五蠹** 蠹音妬

韓非作

之事記林言廣說諸事有五 **說林**其多若林也 **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秦王曰大王誠

說難

聽臣言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

斬臣狗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史記本傳

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傳文則多而猥之順事陳意則口快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口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太史公曰中于韓子皆傳於後世學

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之難而不能自脫耳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

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溫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矣

王鳳洲曰李斯官韓非於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即彼時秦宗室間斯之言也斯固辯之

劉矣今復用以讒人何議論頗側不勝反覆耶或曰非嘗勸秦存韓矣使秦用之得無如斯言耶曰非殘忍刻薄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志而已何有於韓耶說難孤憤異於澤畔之行吟矣

鑑已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

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綱辛未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五

自王申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雙臣郭開金使言牧欲

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發明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可以延晷刻

之命而乃無故殺之果何為哉

鑑於酉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

邯鄲虜趙王遷

溫公曰武靈王胡服騎射制林胡燕中山大啟士字威卿疆秦可謂

之為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為最强及貪上黨之用以喪長平之師

用郭開之讒以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歎矣

綱甲戌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燕太子丹使盜

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

武靈王可謂賢君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

禮而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

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督亢喜腴地今涿川新城縣古督亢

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也軻乃私與樊謀樊如言太

子豫求利亡首遣之於是白虹也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王政

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亡首見看圖既盡把王袖揜之刺未及身

王驚起絕袖絕斷逐王王環柱走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

之兵左右以手搏之以空手臣曰王負劒乃拔劒斷其左股遂體解以

狗解其股體以示眾也於是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後五年已卯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戰國策荆軻將適秦今秦武陽為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

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文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

圖窮亡首見

白虹貫日

秦既舉趙終必及燕即無荆軻之事燕之亡固可理足而得世以挑兵構禍罪丹者過甚然鞠武之言自是正論丹憤其積自彌久而妄思行險以邀幸固下

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事敗後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軻報仇不中而死

尹遂昌曰

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為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秦計其罪者秦為無道入皆可得殺之故止書盜劫之事

政同科

制軻與
孟政同

溫公曰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桃怨速禍遂使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

豈不過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廢金散玉非惠也刎頸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自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養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豈不愚哉

趙雪航曰

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必不已韓趙先滅勢必及燕魏燕丹為此其志豈得已哉特為宗社耳故刺而幸中孤

憤由此少伸扶蘇慈善而賢使或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也溫公顧以挑怨速禍斷之殊不知當時燕丹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三晉稱藩荆楚納地齊四十

丁南湖曰

謂其皆義舉焉使其謀得遂則燕祚以延韓仇以報且奉